



蘇聯 瓦·伊·柯著

列寧紀念像

文藝翻譯出版社

文藝翻譯叢書

列寧紀念像

文藝翻譯出版社出版

總21 文藝15 32開 226面

列寧紀念像

瓦·索布柯著
修 軻譯

版權所有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初版

出版者 文藝翻譯出版社

發行人 陸 劍 秋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印刷者 清河印刷廠
(北京·宣外自新路二一號)

印數001—25,000冊

定價7,000元



瓦吉姆·索布柯

——
獻給德國艾斯納市的工友們——

作者傳。

蘇聯烏克蘭著名的作家、劇作家瓦吉姆·尼古拉耶維奇·索布柯一九一二年生於莫斯科的一個軍事工程師家庭裏。一九二七年進伏羅希洛夫工業職業學校，一九三〇年春畢業後被分配至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當鉗工，後來當了生產小組長。

一九三四年考入國立哈爾科夫大學哲學系，一年後轉入基輔大學，於一九三九年畢業。

作家瓦·索布柯於一九三〇年加入共青團，在團內受了十年的教育，於一九四〇年加入蘇聯共產黨。

自偉大衛國戰爭最初的日子起，瓦·索布柯就在軍隊報紙編輯部工作，最初在南

● 該文係根據蘇聯作家協會寄來的材料編輯而成的。

方方面軍，以後又在南高加索方面軍、烏克蘭第四方面軍和俄羅斯第一方面軍。

在柏林戰役中，軍階已昇至少校的瓦·索布柯負重傷。痊癒後，在德境蘇佔區軍管會中工作。

瓦·索布柯遠在拖拉機工廠工作時就已開始寫作。他最初的作品是詩歌，但這在作家的創作過程中這並不是什麼顯著的現象。

一九三五年描寫拖拉機工廠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說愛問世後，瓦·索布柯遂開始從事散文作品的創作。不久，作者寫了遇險小說花崗石，隨後又寫了作為該書第二部的長篇小說巡航機。這兩部作品都是描寫航空設計工程師的，於一九三八、九年間出版。戰後，作家繼續寫作該書的第三部——最後一部，完成後，連同前兩部以總名五星機翼出版。

一九四〇年出版了海的故事。該書包括兩個中篇，都是描寫蘇聯青年的幸福生活的。

戰爭初期，瓦·索布柯在軍隊報紙編輯部工作時就已開始寫作三部曲紅星之路的

第一部烏克蘭的鮮血，另兩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戰火於一九四六、七年出版。這三部曲的主題是蘇聯人民爲自己祖國的自由與獨立所進行的鬭爭。該三部曲描寫了一位從中尉一直昇至將軍的蘇軍指揮員從戰爭初期的斯大林格勒、高加索到達飄揚起蘇軍勝利紅旗的柏林時的整個戰鬭過程。

中篇小說心即列寧紀念像和長篇小說和平的保證都是以新的民主德國與蘇聯人對歐洲民主的發展、鞏固所起的進步影響爲主題。爭取和平的鬭爭是該兩部作品的主要思想。

在第二戰場的幕後和生活重新開始（又名清風）這兩部劇作也是描寫爭取和平鬭爭這一題材的。在第一部劇作中揭穿了蘇聯的虛偽的「同盟者」的可恥陰謀；在第二部劇作中反映了德國進步知識界的爭取和平的鬭爭。

著名的作家、劇作家瓦吉姆·索布柯以長篇小說和平的保證榮獲了一九五〇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金。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是以一座列寧紀念像為背景，通過德國工人在戰時與戰後和希特勒匪徒及其繼承人美帝國主義者的鬥爭，描寫出德國工人對世界革命導師偉大列寧的無限熱愛，對社會主義國家偉大蘇聯的熱望和愛戴，而表現出德國工人階級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堅定意志的。

一

碎鐵機沉重的鋼錘迅速地落下來。隨着轟轟隆隆的鏗聲，燒燬了的坦克砲塔上出現了彎曲的裂縫。

鋼錘又打了一兩下，坦克砲塔被打得粉碎。強有力的起重機抓起四邊發光的鐵塊，放到一旁。

另一架起重機又把破坦克、大砲、鐵柵欄的零件和被炸壞了的鐵軌送到碎鐵機下面，隨後千斤重的鋼錘又重新落下來。

鋼鐵被壓成碎片，發出叮叮噹噹，吱吱嘎嘎的響聲。

艾斯包林煉鋼廠的四個煙囪晝夜不停地冒煙。馬丁爐黑夜白天都在煉鋼。壓延機不停息地轟隆作響。戰爭要求生產更多的鋼鐵。

長列的火車每天都開進工廠寬闊的大門。敞車上滿載着生鏽的、紅黑色的廢鐵，這是在法國、意大利、波蘭和羅馬尼亞，在荒涼僻靜的巴伐利亞鄉村，在東部戰場上蒐集來的。

被蘇軍砲彈擊燬、燃燒瓶燒燬和手榴彈炸壞了的德軍坦克運回艾斯包林市的煉鋼廠來。它們被碎鐵機壓碎之後，熔化在馬丁爐熊熊的火焰裏，以便重新運到佈滿煙塵的俄國大地上去。工廠每天都需要成千成萬噸的廢鐵。戰爭要求生產許多坦克和大砲。柏林在急催着。日夜都在進行工作，滿載貨物的長列火車晝夜不停地向艾斯包林市駛來。

一個陰霾的夏日早晨，起重機工人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照常去上工。他是這樣清楚地熟悉這條道，以至蒙上兩隻眼睛都可以從自己的床邊走到工作地點。三十年來，李哈德曾千萬次地從這條道上通過。他在工廠裏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和勞動生活的漫長歲月。這些年來，李哈德精研了起重機的機件，直到最小的一個螺絲釘。有時，他覺得似乎這一複雜機器也有它自己的生活經歷，也有它勝利的日子和失敗的日子。

子，疾病和愉快。

工廠位於城郊，在易北河西約三十公里的地方。李哈德每天要兩次橫穿過幾乎整個城市。

一九四三年冬天，市政府掛起了哀旗：鮑勒斯元帥的第六集團軍在斯大林格勒全軍覆沒。

那一天——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清楚地記着這一天——破天荒地聽到元首的總指揮部非吹噓的戰報；第一次聽到廣播員聲調裏的驚慌；希特勒黨徒第一次想到軍事慘敗。是的，任何人都都不相信德國能够逃脫這一慘敗。勝利進軍整個歐洲的記憶還十分清新。許多國家馴服地爲德國進貢。當然，現在希特勒軍隊也還有相當強的力量，在這個薩克森省的小城市，誰都不能談起失敗這個問題。

但是許多人却不禁地想到了這一點。煉鋼廠廠長把自己的存款秘密轉匯到瑞士銀行，以防萬一。維斯拉河和尼西河的預備防綫已經修好。報紙上除了登載希特勒所吹噓的夏季一定粉碎紅軍的大言不慚的謊話之外，出現了許多關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失敗後不久就恢復了常態等等的絲毫都得不到安慰的國憶錄。

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沿大街一面不慌不忙地走着，一面想着最近的戰報。在庫爾斯克和奧勒爾地區的一個地方，開始了大會戰。「虎型」坦克參加了戰鬪。報紙報導說這種新式超重型坦克會使德國人獲得勝利。但是昨天格留恩瓦爾德却親手把被蘇軍砲彈擊燬了的「虎型」坦克的廢鐵放到碎鐵機下面，看來它們並不能使希特勒獲得預期的勝利。

格留恩瓦爾德微微一笑了一下，但立刻又急忙使自己憔悴的面孔恢復了原來的樣子，面頰、眼角間的皺紋只瞬間靠攏一下，以後又消失不見了。如果誰要看到格留恩瓦爾德臉上的這一微笑，那麼他一定會問：什麼原因使這個工人高興？是不是德軍在東綫所遇到的困難？找格留恩瓦爾德的岔子，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他沒有得到工廠領導方面，特別是「蓋世太保」●全權代表克魯克先生的信任。

克魯克先生知道格留恩瓦爾德從前是共產黨員，曾參加過「紅色前綫戰士會」●的地方組織。當然，從那時起已經過了許多年，共產黨轉入了地下活動，而李哈德·

格留恩瓦爾德早已不做政治工作了。但是克魯克先生瞭解和記憶着這一切。他細心地注視着「格留恩瓦爾德老頭」——同志們都這樣稱呼格留恩瓦爾德，雖然他並不很老；只有五十多歲。他長得相當老，這並不怨他自己，這是生活捉弄他的結果，因而他的老年就提前到來了。

格留恩瓦爾德瞧瞧自己家的牆，從旁邊走過去，由於一件突然的事，他站住了。牆上畫着一個蒸氣騰騰的大酒杯，上面寫着他每天都會看見的「舒爾特海斯」幾個字，這個大酒杯的下面劃着一個戴着寬沿帽的黑色人，手指神秘地伸到唇邊，旁邊寫着：「注意，敵人在偷聽你！」格留恩瓦爾德緊張地來回走着，以後急忙向工廠走去。

● 「蓋世太保」是希特勒德國的秘密警察。——譯者

● 「紅色前線戰士會」是德國工人的革命組織，成立於一九二四年，該會主席是德共傑出領袖台爾曼同志。該會的組織相當於軍事編制，分排、連、營、團等，其目的是保衛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主要的是防止帝國主義的戰爭危險。一九二九年當時的政府宣佈解散這一組織，但此後它却依然活動，這一運動曾波及奧地利和捷克等國。——譯者

他走到工廠圍牆旁邊，拿出通行證，進門衛室取了個名簽，按過上班的自動鈴，和往常一樣，向自己的起重機走去。

在去往混鐵場的途中，他被迫地站下了，長列的軍用車擋住他的去路。敞車滿載着鐵鐵塊、鐵塊和鋼塊。燬壞了的大砲和坦克、鐵柵欄、電燈桿觸目可見。

「這是從東綫運回來的，」旁邊有一個人說。李哈德甚至都沒有回頭看看。談論廢鐵是危險的，特別是當整個殘缺不全的德軍坦克師好像是受檢閱似的從你面前通過的時候。

火車過去了，於是格留恩瓦爾德急忙走到自己的起重機跟前。他走進操縱室，按過操縱桿，隨後碎鐵機的鋼錘就轟隆作響地落到一堆鋼鐵上。工作日開始了。載運着廢鐵的新的軍用車開過來。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習慣地操縱着起重機，小心翼翼地吊起許多塊沉重的鋼鐵，並把它們放到鋼錘下面。敞車一輛跟着一輛開過來。工作在迅速進行，一點都不停頓。

大半個軍用車已開過了起重機。在格留恩瓦爾德將要卸完依次輪班開來的敞車的

時候，在碎鐵塊中間，他突然看到一個金屬鑄成的人形。這是多麼意外啊！以至在最初的一瞬間，他——起重機工人竟顯得張惶失措，但他立刻克制住自己，用起重機抓起這個人形，沒有把它放到碎鐵機的鋼錘下面，而放到一旁。他跳下操縱室，走到人形跟前。

他看到大額頭、眯縫着的眼睛和握在手裏的工人帽，隨後他覺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在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面前立着一個約有一公尺半高的烏拉季米爾·依里奇·列寧的大紀念像。這個老工人在像片上不只一次地見過這張面孔，過去在德國曾有過不少列寧的像片。

這個紀念像可能是矗立在某個俄國小城市的廣場上，也許是在工人俱樂部裏，以後，希特勒匪徒進了這座城市……

「列寧」這個名子對於格留恩瓦爾德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最美好的東西，德國全體工人對正義、自由和幸福生活的一切幻想都是和這個名字分不開的。從前，當希特勒還未上台之前，格留恩瓦爾德曾讀過一些關於遼遠的、他不完全瞭解的蘇聯的

書籍。他對蘇聯瞭解得不多，但是，每次當他眼前浮現出俄國工人生活——幸福的、可靠的、創造性的生活的情景時，他在所有這一切當中便看到了列寧。以後列寧逝世了，於是蘇聯就由列寧最好的朋友斯大林來領導。格留恩瓦爾德知道，希特勒匪徒非常害怕這兩個樸實的名字——列寧和斯大林。蘇聯的威力就體現在這兩個名字上面。

但現在偉大列寧的紀念像却立在這裏，立在工人李哈德·格留恩瓦爾德面前。烏拉季米爾·列寧的紀念像面臨着危險，格留恩瓦爾德有義務拯救它。

但是要怎樣辦呢？把同志們叫來和他們一起把紀念像藏起來？不行，他們來不及做這件事，何況，這裏誰還能算得是可靠的同志呢？

格留恩瓦爾德慌張地向四下看了看，他看到混鐵場的技師約翰·烏爾斯特急忙向起重機走來，一面走一面罵一個動作偶而遲慢的起重機工人。

技師看到列寧雕刻像，呆呆地站住了。他恐懼地看着紀念像，站了不到一分鐘，以後，沒有對格留恩瓦爾德說什麼，猛地轉回身，迅速向工廠辦公處走去。